

南方周末文丛

被封锁的消息

马莉山 编
鄢烈山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南方周末文丛

I267
27

被封锁的消息

马莉山 编
鄢烈山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再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封锁的消息 马莉, 鄢烈山编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

出版社, 1999. 1

(南方周末文丛)

ISBN 7-5039-1851-9

I. 被... II. ①马... ②鄢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9345 号

被封锁的消息

主编 马莉 鄢烈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851-9/I·790

定价 19.80 元

目 录

序

邵燕祥

第一辑 生命的细节

- 1 | 深秋的北风 / 洁泯
- 4 | 父亲的朋友 / 于坚
- 7 | 二姨夫的烦恼 / 崔卫平
- 10 | 瞧这一家子 / 丁东
- 12 | 霉干菜 / 陈绍龙
- 15 | 母亲的“保险箱” / 王周生
- 19 | 母亲的学问 / 肖复兴
- 22 | 小舅的挽联 / 朱健国
- 25 | 庄嫁女人 / 张立勤
- 28 | 卖茶老人 / 臧世林
- 30 | 勒蒙夫人 / (丹麦) 蔡琰
- 34 | 风雨打湿你的人生 / (美国) 红墙

- 37 | 正面 / 姜俐敏
40 | 单片眼镜 / 张木桂
43 | 生命的细节 / 何立伟
46 | 民工 / 王国华
49 | 书生放牛 / 方方
52 | 班长 / 魏得胜
55 | 关于戴厚英 / 钱谷融
59 | 读朱珩青写路翎所感 / 何满子
62 | 王小波之墓 / 刘晓阳
65 | 金岳霖的名言 / 谢泳
67 | 这个晓声 / 苏娅
69 | 项南,真不忍说别了! / 李锐

第二辑 离散的记忆

- 73 | 水难 / 谢鲁渤
76 | 宰牛 / 李钢
79 | 偷窃 / 杨小彦
81 | 可疑的旅人 / 李安东
84 | 院里有人吵架 / 叶文福
86 | 救心电话 / 刘心武
89 | 离散的记忆 / 耿占春
91 | 逛书摊 / 李国文
94 | 一支铅笔 / 程宝林
97 | 一年到头 / 方方
100 | 一年到头 / 余华
102 | 一年到头 / 汪曾祺
104 | 一年到头 / 叶曙明

第三辑 风雨之前

- 106 | 隐入草地的纪念碑 / 朱学勤
110 | 在拉雪兹神父墓地 / 陆星儿
113 | 枫丹白露 / 晓冰
115 | 爱荷华的秋夜 / 张颐武
118 | 雪 / 徐兵博
120 | 雪 / 马莉
123 | 雪 / 赵牧
125 | 进山东(上) / 贾平凹
128 | 进山东(下) / 贾平凹
131 | 木格措 野人海 / 李钢
134 | 我最后看见的矮房子 / 海男
136 | 北京人吃早点 / 肖复兴
139 | 坐巴士回家 / 吴亮
142 | 吉庆围铁门纪事 / 霍达

第四辑 野草莓

- 145 | 龙柏树 / 贾平凹
147 | 野草莓 / 白桦
150 | 鸢峰鹦鹉 / 张抗抗
154 | 树祭 / 王干
156 | 胭脂 / 苏叶
159 | 袜子问题 / 赵大年

第五辑 思索是一把剪刀

- 162 || 想当官 / 叶兆言

- 165 想发财 / 叶兆言
 168 想清高 / 叶兆言
 171 想生气 / 叶兆言
 174 关于机会的实话实说 / 叶延滨
 177 相撞 / 何怀宏
 179 思索是一把剪刀 / 沈东子
 181 “大家”是谁 / 陈染
 184 疾病 / 伊甸
 186 想起立一个“遗嘱” / 苗木
 188 朋友 / 周国平
 191 爱闲说 / 董桥
 194 雄壮的题词 / 郭宏启
 196 苹果 / 吕建光
 198 照料母亲 / 莫小米
 200 永不收回的“伞” / 陈大超
 202 无风的日子 / 莫小米
 204 台风约会 / (香港) 林燕妮
 206 自卫心态 / (香港) 林燕妮
 208 怎样才叫活着 / (香港) 林燕妮

第六辑 不识时务者为俊杰

- 210 无知的想象 / 南帆
 213 不识时务者为俊杰 / 谢泳
 215 如今谁最忙? / 斯好
 218 水母联想 / 端木蕻良(遗作)
 221 想起了梁思成 / 徐怀谦
 224 分房 / 戴善奎

- 227 信骚扰 / 吕进
229 金牙情节 / 范若丁
232 雅兴 / 方方
235 品味 / 鄢烈山
238 名号 / 苏叶
241 标准答案 / 邢小群
243 也说豪放 / 舒展
247 句句道着今日事 / 董桥
250 关于随感的随感 / 朱苏进
252 尊严 / 赵丽宏

第七辑 把嘴张圆

- 255 城市的标识 / 张抗抗
258 “城里人”与“乡下人” / (德国)小童
261 镜头后那双关爱的眼睛 / (瑞曲)方芳
263 拟寓言诗记 / 金克木
266 改写寓言诗记 / 邵燕祥
269 把嘴张圆 / 刘心武
272 海氏的刻薄 / 池莉
275 吃好不容易 / 池莉
278 夜晚的奥秘 / 斯好
280 前锋的责任 / 余华
282 人性的足球 / 李洁非
285 抢先爬起来 / 蓝翎
288 假如你是一个球员 / 刘震云
291 球迷 W / 王必胜

第八辑 被封锁的消息

- 294 浮华与朴实 / 严秀
297 也谈尊严 / 邵燕祥
300 从高调到扯淡 / 唐前燕
303 “武二郎开店” / 言无忌
305 骄傲总是不好的 / 甘棠
308 两种不肖子孙 / 刘洪波
311 栽赃的妙用 / 舒黔
314 “外圆内方”说足以解惑 / 林顺大
317 尚有危害烈于假酒 / 老木
320 被封锁的消息 / 伊甸
323 嘴上文章：空对空 / 何满子
325 说“领导也是人” / 潘多拉
328 公款喝酒及其渊源考 / 李国文
331 从一次性筷子谈起 / 文洁若
334 也说“知假买假” / 张扬
337 在血盆大口的背后 / 何龙
339 拥抱的技巧 / 蒋子龙
343 名人和明星 / 周国平
346 可怕的笑话 / 林希
349 冷面滑稽 / 鄢烈山
352 雨花台下 / 吴非
355 “傍黑”与变黑 / 公刘

第一辑

生命的细节

深秋的北风

■ 涪 泯

我与尹君认识多年，我痴长他 30 岁。我们是忘年交。他是一个工人，平时喜欢看书，常到我这里来坐，临走时借几本书。他每次来多半是星期日，这天是星期四，上午他就来了。我觉得很难得，问他今天怎么有空了，他笑着说，现在是长期休假。我不懂，他腼腆地轻声说：我下岗了。

我说，下岗有什么关系，慢慢再找事做。过了一会，他叹口气说，总有些见不得人。我站起来说，有什么见不得人，又不是你一个人下岗，再说又不是你的过错，男子汉要硬朗些。

他又叹了口气说，别的人倒没有什么，我觉得妻子对我冷淡了不少，我说我下岗了，她毫无表情，只是淡淡地答应一声“哦”，没有别的话，接着她就到医院上班去了。我心里不好受，我成了家里的一个包袱，要老婆养我了。女儿好像也躲着我，她快读完初中了，她懂事了。我觉得她们都看不起我，我好像顿时矮了半截儿，总有点抬不起头。

我对他说，不会的，他们并没有说什么看不起你的话，你现在重要的是找工作做。他点点头。

这期间，他在外面到处跑，市公汽公司招考司机，他学过开车，可应试后没录取。满街有招工的告示，可知道要交多少保证金后，他交不起。他来看我时一脸愁容，我劝他不要灰心，再继续找最要紧。

那天，他兴冲冲地走来告诉我，他已买下了一辆旧的平板车，打算到批发站去拉些水果，弄个执照在路口摆个水果摊，他计算了，是有些利润的。他这一说，我大为赞成。他说还缺点钱，我说我也来凑一点给你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有点憋不住，想去看看他的摊子。到路西口，我看见了，在墙边摆开了平板车堆着的水果，他笑嘻嘻地递个梨给我吃，我说不行。接着来了顾客，我看还有点儿生意。

北京的天气有点儿像大官，翻脸不认人。这天忽然来了寒流，刮七级风，是深秋了，也该冷了，但昨天还是热烘烘的，变得真快。风刮得大，我不敢出门，但心里念着那位忘年交，我决定去看看他。到那里，大风中他依然守着摊子，行人稀少，看来是该收摊了，他不收。我上前问他，他说刮些风算什么，它刮它的，我卖我的，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正说着，一个妇女走过来，冲着他说要一斤苹果。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她的妻子，后面还跟着女儿。他皱着眉头咕哝了一句，意思是说开什么玩

笑。他妻子从提包里拿出一件棉背心，要他穿上，他说不冷，妻硬要他穿，女儿说，你不穿我们不走。他穿了。这时一阵大风，吹得人直晃。他妻子说，风这么大，回去吧。他不肯。女儿说，你不收摊子我们也不走。他说，今天还没有挣多少，我不能坐在家里吃饭。他妻子上前一步说，我几时跟你分家了？你有困难有我；我指不定什么时候有困难，那时有你。现在这大风，你该收摊回家，不要讲这些。他说，不行，我要从这个摊子上撑起这个家来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总是只吃你的。再说，我用这个摊子，还要筹措女儿上高中的学费……

他两手撑着摊子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妻这时眼圈红了，柔情地望着他；女儿在边上也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

这时，风越刮越大。

父亲的朋友

■ 于 坚

父亲的朋友很少,从我生下来到今天,30多年了,和他关系密切的人,只有过三个,我想,他们大概是父亲的朋友吧。

马叔叔,我父亲叫他老马,我也叫他老马。有那么几年,他每个星期日都牵着他的儿子马白到我们家来,和父亲下象棋。马叔叔,皮肤白,胡子多;我父亲皮肤黄一些,戴着眼镜,他们棋逢对手,一盘棋往往要下好几个钟头,很安静的下午,他们一语不发,只听见棋子敲响桌面的声音。马白,偎在他父亲的膝头,他父亲吃一个棋子,他就拿过来,装在衣袋里。他像一只不可侵犯的波斯猫,拒绝和我做任何游

戏。到吃饭的时间，马叔叔就起身告辞，他从来不在我们家吃饭，他是穆斯林。若干年后，老马突然病死了。父亲去看他，回来告诉我们：“老马死掉了，吐血。”此后，父亲的那副象棋就收在箱子里，那是一副极好的象棋，上面刻的字，是瘦金体。

另一位和父亲关系密切的人，是木伯伯。木伯伯是父亲的同乡，没有结婚。他胃不好，他来我们家，母亲常常煮一碗面条给他吃。木伯伯讲话，总是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。声音小而沙哑，他常常贴着我父亲的耳朵，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在密谋什么行动，不时望望窗帘侧着耳朵听听。他一到来，我就得躲到隔壁的房间里去，我总觉得有什么要发生了，可是什么也没有。木伯伯后来调回四川去了。他偶尔来一封信，都是三句话：身体好吗？近来很忙，给我带几条烟之类。

金叔叔，比父亲年纪小，白胖。六十年代，他常常带着他的妻子到我们家来玩。他每次总是给我一大把糖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小孩，生得多么白呀！多么白呀！”他们夫妇俩，最爱赞美我母亲，说她如何贤惠。他们响亮地笑着、嚼着，然后又响亮地走掉。“文革”开始，金叔叔夫妇，亲自捆绑我的父亲，并且穿着皮鞋，在他的腰上猛踢，踢得相当准确。有一天他又到我们家来了，站着，他要我和母亲，揭发父亲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某某有什么动态，要随时报告，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。”他走掉的时候，仍然是那么响亮。

父亲 50 岁以后，就没有什么朋友了。一个也没有。偶尔有人来我们家，都是来找他汇报工作。父亲是严肃的人和规矩的人，他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，看看各种报纸，浇浇花，不与任何人来往。

我偶然翻到一张父亲年轻时在大学里的照片。上面有七八个人。有的仰望长天，穿长衫，围着大围巾；有的西装笔挺，双

手叉腰；有的是一副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仰天大笑的模样；有的两个搂在一起，有的跪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爬着。背景是一片开阔的草地。

几年前的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位客人。从他和父亲的聊天中，我知道他过去是右派，现在落实政策回来，和一个农村妇女结婚，昨天还一起上街买蚊帐。他看起来比父亲大 10 岁。他在我家吃了一顿饭，连声说：“好菜！好菜！”他走掉以后，父亲告诉我，“他叫楚梦骚，我年轻时候的朋友，最活跃的一个。”

二姨夫的烦恼

■ 崔卫平

我家二姨夫对我谈起他的烦恼：“和你二姨一起生活有虚无感。”我瞪大眼睛望着他。二姨夫这个人说话不急不躁，有条不紊，不一会儿我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二姨是那种既能吃苦又争强好胜的人。这两种性格加在一起，事情就变得有些棘手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二姨不仅能吃苦，同时在吃苦方面她又不让人，还要比别人多吃一些，凡事多担当一些，但这样一来，就把别人放在一个比较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了，如同坐享其成一般。比如在买菜还是洗碗这两件事情之间，二姨选择买

菜，因为买菜要运用头脑，还要吃西北风（夏天就得汗流浹背），那么洗碗这种近乎白痴的简单劳动就落到了二姨夫头上。同样，在做饭还是洗衣服这个问题上，二姨自然会去做饭，做饭也是一项智性的活动，在所有家务活中，它永远扮演着“重头戏”的角色，自然地，用洗衣机洗衣服这种事只配让二姨夫这样无用的人干了。但如果二姨有了另外更加重要的事情，如指挥两个民工装修阳台，把那块地方布置得如何漂亮惬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做饭就成了稍逊一筹的事情，这一次便轮到二姨夫来掌勺了。然而此做饭不是彼做饭，二姨做饭是重要的，有意义的，二姨夫做饭是不重要的，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他做的是二姨不做的那种饭，所以是比较无聊的那一种，全家人吃起来都不觉得香，二姨夫自己也觉得灰溜溜的。

我拊掌大笑：“你别逗了，二姨夫。我二姨这是让您享福。您别不知好歹了。”

问题正是在这里！二姨夫做出一副苦脸：“她正是把我放在这样一个不知好歹的位置上。其实我做家务事的时间一点也不比她少，拐弯抹角的许多事都是我不声不响地处理了，我出自己的力气，吃自己的饭，可你二姨就是口口声声说我过的是她的日子，跟着她享福，没有她，我就要流落街头，就要去要饭，就要光屁股、不洗脸。你二姨这么说的。你家二姨就是意义，她走到哪里，意义就跟到哪里；她一出现在某个地方，光明就随之降临；她若一转身，黑暗就会到来，寒冷也接踵而至，魔鬼就要把我吃掉。”

二姨夫说得这么逗，我几乎笑断了肠子。说实在话，依我晚辈之见，二姨夫和二姨的差别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不同，世界图景不一样。二姨不为别的，她仅仅是以她所理解的最大善意来对待二姨夫：“给你这个，给你那个，你还不知足？”可恰恰是这些东西造成了二姨夫这个人精神上的极度不适。“为什么